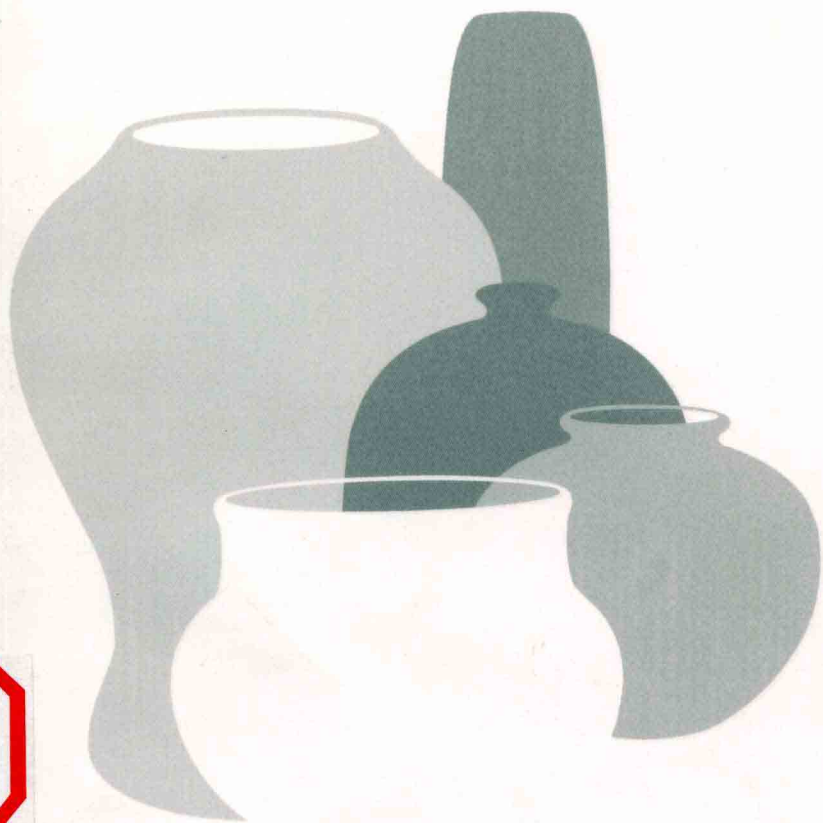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器丛书 CHINA SERIES

彭先诚
Peng Xiancheng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J527
31



大器丛书
CHINA SERIES

彭先诚
Peng Xiancheng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彭先诚 / 彭先诚绘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
2004. 5

(大器丛书)

ISBN 7-5434-5130-1

I. 彭... II. 彭... III. 陶瓷—中国画—作品
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5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1836 号

策 划 / 张子康 何国庆 费卫东

项目执行 / 顾维洁 费卫东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作品拍摄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图片工作室

(摄影师: 刘增银)
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制 版 / 北京图文天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/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 2 印张

出版日期 /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500 元 (共 50 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: 徐春芳 陈志伟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。0311-8641271, 8641274

邮购地址: 050061,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

(0311-7731224 E-mail: wfbooksell@vip.163.com)



目 录

画语 >>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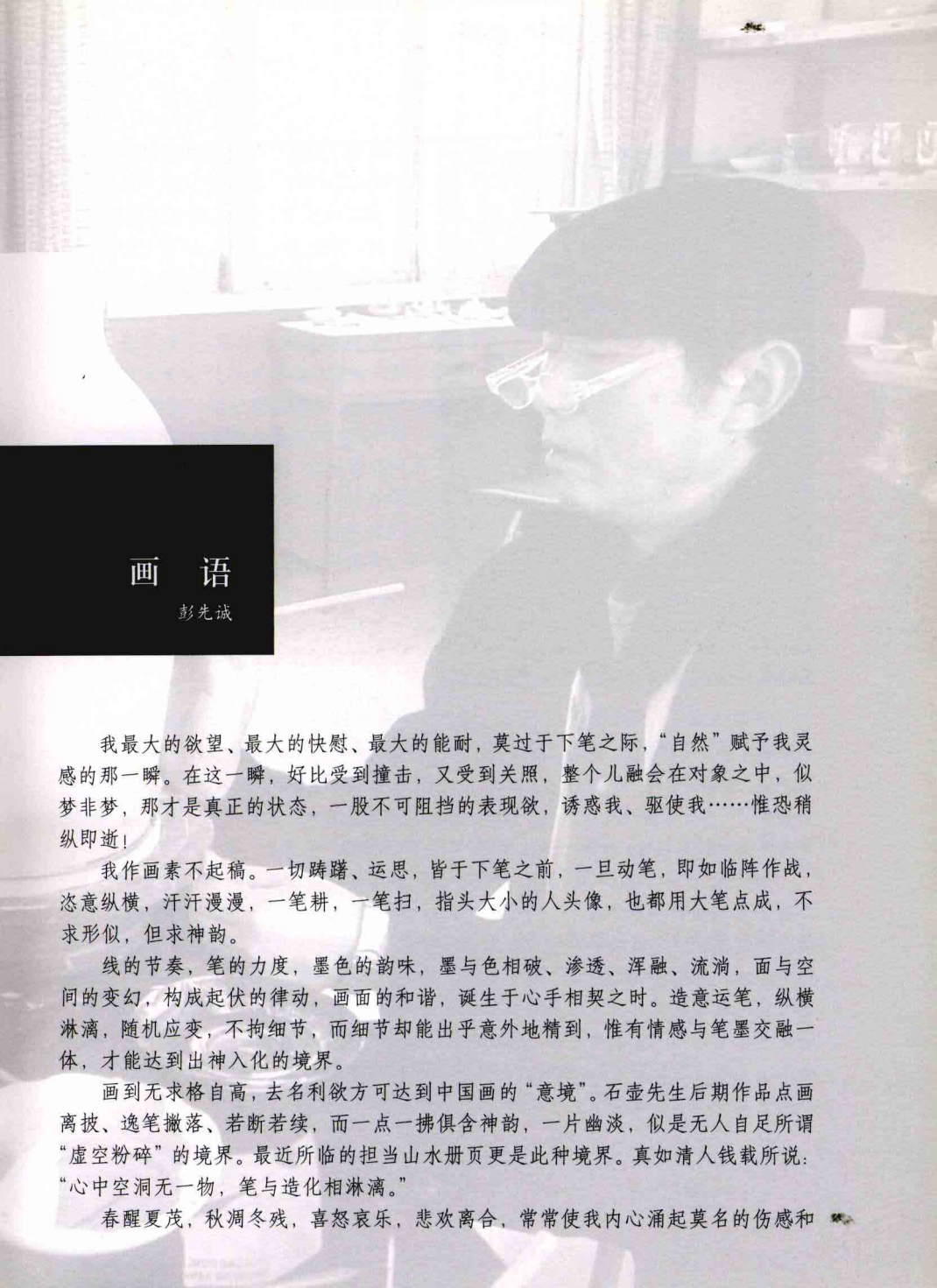
瓷绘作品 >> 12

绘画作品 >> 58

简介 >> 62







画 语

彭先诚

我最大的欲望、最大的快慰、最大的能耐，莫过于下笔之际，“自然”赋予我灵感的那一瞬。在这一瞬，好比受到撞击，又受到关照，整个儿融会在对象之中，似梦非梦，那才是真正的状态，一股不可阻挡的表现欲，诱惑我、驱使我……惟恐稍纵即逝！

我作画素不起稿。一切踌躇、运思，皆于下笔之前，一旦动笔，即如临阵作战，恣意纵横，汗汗漫漫，一笔耕，一笔扫，指头大小的人头像，也都用大笔点成，不求形似，但求神韵。

线的节奏，笔的力度，墨色的韵味，墨与色相破、渗透、浑融、流淌，面与空间的变幻，构成起伏的律动，画面的和谐，诞生于心手相契之时。造意运笔，纵横淋漓，随机应变，不拘细节，而细节却能出乎意外地精到，惟有情感与笔墨交融一体，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
画到无求格自高，去名利欲方可达到中国画的“意境”。石壶先生后期作品点画离披、逸笔撇落、若断若续，而一点一拂俱含神韵，一片幽淡，似是无人自足所谓“虚空粉碎”的境界。最近所临的担当山水册页更是此种境界。真如清人钱载所说：“心中空洞无一物，笔与造化相淋漓。”

春醒夏茂，秋凋冬残，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，常常使我内心涌起莫名的伤感和



快感。但我自认为此种感受不宜用画笔直抒再现，而是将其蒙养于心。待我临纸提笔，方能万千感受流诸笔端。所谓艺术意境的创成，既须得屈子的缠绵悱恻，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，如此才能“得其环中，超以象外”。佛家所言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”这是诗境，亦是画境。“墨沉留川影，笔花传有神。”（唐志契《绘事微言》）笔不滞于物，留有余地，才能笔笔虚灵，又笔笔写实，才能为物传神，抒写胸中浩荡之思，奇逸之趣。

凡遇动心者必静观、默思，将其谙于心中。谙于心中者，不惟其形，还当有色、光、意、呼吸、性灵、节奏，如是为之，下笔之时，方能流诸笔端毫芒之下。

绘事之本贵在气，气壮则画壮，气弱则画亦弱，气为胸怀、度量、胆识、魄力之体现。孟子云：“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临沧海、攀绝顶、破洪荒，吸入宇宙自然宏阔之气以养吾身；尽阅古今中外之佳品，广游博涉，以养精深之气；而真挚地面对人生，胸中充满仁爱，坦荡乐观，临池气健胆壮，无所顾忌，作品方能有勃然之气。然有气无技粗野；有技无气孱弱。质言之，宁粗野，勿孱弱。

白石老人言：“作画易，只得形式更易，欲得局格特别则难。”所谓“局格特别”乃指作品独特的构思和布局。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不测之谓神”，局格特别乃是阴阳不测之神。它以巧妙的组织、集合、配置，化实象为空灵，构成一个独特完整的生命体，然局格有高有低，有平有奇。若要“局格特别”除了技法因素外，还应具有全方位的观察方法、思变的头脑和不断地自我否定的精神。成功的艺术家皆不满足于旧有局格，而另辟新径。白石老人临吴昌硕的《雁来红》，因局格一变，境界迥然。他的《茄子豇豆》，图中的两只茄子平列本为构图之大忌，而两根豇豆斜插，立刻禅意颖脱，仙境妙造，可谓险中求奇。其绘草虫花卉无不如此，往往是险象环

生又柳暗花明，于构图、用笔、用墨、设色之对立统一处苦心经营，到万年更是应用得出神入化。白石真乃深谙阴阳不测之道之人。

绘画，其内在生命在于“融洽”与“和谐”。即作者通过自身的灵性感悟体会到宇宙的一种韵律，并用一种特殊的绘画语言将其表达出来，无论高低、平奇、急缓、粗细总得归于融洽与和谐。这也是我作画苦苦追索的感觉。

余尝读元人之画，其境界幽淡玄远，空灵充实，如临风饮泉。沈括所言：“幽情远思，如睹异境。”此乃真画真诗之必有的成就。又，米友仁言：“画之老境，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。每静室僧趺，忘怀万虑，与碧虚寥廓同其流。”余亦尝静观古木丛林，流连终日。近来，试以枯笔润墨造稿，意欲追元人墨趣。

尝读宋人及明清大家山水以遣永日。近游山，蜀山苍翠华滋，树阴重重，山色峻秀，幽趣横生，故多画意。然“骨少肉多”，山之结构，石之皴法极难把握，用惯常没骨点染往往笔墨散漫。故一反往日画路，以枯墨皴擦、没骨破墨入画，先绘山中之人、物（我谓之为“画眼”），再绘丛木深筱，荒山乱石。景物之间留白，颇有“一炬之光满屋皆明”之妙。如此依势造景，以大泼墨、破墨加反复积染，勾勒皴点，乱中求序，密中求疏，物不碍景，景物相融，竟得蜀山之苍翠，牧歌之幽情。近年所作《溪山行旅图》《寒林牧马四条屏》《浓阴消夏图》等皆出于此意，观者以为何如？

古人论画尝言气韵，笔与神会乃得气，墨色氤氲故有韵。然情真意切胸无城府，笔随心迹，墨弃俗尘方能言气韵也。

尝漫步古百花潭林中，感四时景物之变化。冬日，落木萧萧，苦绿丹枫更衬出冬树虬枝龙干的婀娜，薄雾轻笼越显霜林老秋之俏丽。古人写用笔言“干烈秋风，润含春雨”，见此景有所领悟，画兴顿生。

丛枝盘曲似虬龙，
寒林疏淡烟霭稀。
不夸丹枫颜色好，
呵手顿足数霜枝。

昔人常言用笔之境界如折钗股，屋漏痕，锥画沙，印印泥。雨后初霁见园中幽径竹叶裹泥印路，自然错落颇有金石家之笔意，故写“印趣图”并题：

一夜风雨裹泥尘，
竹影婆娑印苔痕。
苔痕斑斑留竹影，
印得折钗与漏痕。



彭先诚

8 > 9

Peng Xiancheng

杜甫草堂于园的玉兰花开了。几十株古玉兰似堆雪砌玉，祥云万朵，透过阳光，片片花瓣如出水仙子，如膏如脂，何等娇媚。一阵东风袭来，沁人心脾，如痴如醉。草堂看花归来写之，题为醉花阴。

余不善养兰，夏惠几盆，春剑数株，随意置于屋内或阳台，任其生长，不料总有那么几株不崛不死者，一到花期悄然吐出几枝花剑，不几天便满屋妙香。余甚喜，剪得几支，插于青花古瓷中，高古之馨销魂也。写瓶花并记。

余写花鸟往往有感于时令物华，信笔涂抹，兴之所至而已。戊寅秋写《芙蓉水禽图》题记。

九方皋相马不见牝牡骊黄，所观者天机也。得其静而忘其粗，在其内而忘其外，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，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，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。观画之道当以气韵观之，孰古孰今，斯出某家某法，当不论也。好的艺术作品不需要注解或说明，也不靠时髦的标题，它一目了然，童叟无欺，如同嗅觉对气味的敏感。对古典与现代、具象与抽象、东方与西方，我均不持偏颇态度。我以为，真正好的艺术皆是以真挚的情感震撼心灵，是超越疆界的，对其借鉴亦应持如是观。

石涛上人论“用腕”云：“腕若虚灵则能折变，笔如截揭则形不痴蒙。腕受实则沉着透彻，腕受虚则飞舞悠扬，腕受压则中直藏锋，腕受仄则欹斜尽致，腕受疾则操纵得势，腕受迟则拱揖有情，腕受化则浑合自然，腕受变则陆离谲怪，腕受奇则神工鬼斧，腕受神则川岳荐灵。”洋洋洒洒“腕受”十余句，道尽了中国画用笔的玄机。然东西方绘画皆讲究用笔，其善用者又无不与石涛暗合。

虽数百载（宣纸技术明代才成熟），然古人用之甚慎，曰“笔上水多，必俗必懒”。待近百年内，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诸家反其道而行，方才表现万千。“画家全靠一杯水”（石涛语）。宣纸因水之洇化、渗透、浸润，使笔墨表现随时令、心境、材质（不同之纸皆有各自之特性）的不同和学养的深浅而万千幻化。余研习水墨多年亦才渐谙其道也。

生宣纸敏感于水、墨，浸润洇化皆随画家的运腕行笔，施墨用水，甚至精神气质而留下心路痕迹。笔行其上，需笔笔相因，笔笔相承，不可乱了方寸、秩序。然若成竹在胸，意在笔先，笔行于纸则往往有通灵的快感和愉悦。古人尝云“遣兴”“逸笔草草”“戏墨”“一挥”，如此轻松随意，实为深思熟虑在先，畅快淋漓于后，是由必然到自由，由渐悟到顿悟的结果。先苦才有后甜，先难方有后易，方有出人意表的偶然得意之笔。难怪白石老人尝曰：“鬼神时常来笔底。”

方士庶在《天慵庵随笔》中说：“山川草木，造化自然，此实境也。因心造境，



以手运心，此虚境也。虚而为实，是在笔墨有无间，——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，水活石润，于天地之外，别构一种灵奇。或率意挥洒，亦皆炼金成液，弃滓存精，曲尽蹈虚揖影之妙。”清笪重光言：“虚实相生，无画处皆成妙境。”文章往往于虚灵处见真功。画实容易画虚难。一幅画要将七分之力用在虚处，三分之力用在实处。余作画往往以虚带实。虚为动，实为静，动静得休则满纸皆活。然得虚灵难也，往往画到山穷水尽处也沾不到半个虚字。

黄宾虹老曾言作画分离容易融洽难，而融洽之中分离更难也，道出虚实关窍，作画实处易虚处难，难就难在朦胧之处见结构，虚灵之中有意境也。

余作画尝以点法入手，兼以破墨。点如山之隧石，破似鬼斧神工。墨与色相融，笔与墨相破，力追笔力墨韵形神俱佳之境界。然此好比虎穴之探子，似天马之行空，往往满屋狼藉也难得片纸，悲哉。

画虎不成且为猫，东颠西裁费剪刀，废纸堆中才发现，红嘴鹦哥也在笑。打扫案头，得废画一角，聊补数笔竟成《鹦鹉图》，是记之。余作画尝将大画画成小画，长画画成短画，短画拼成长画，无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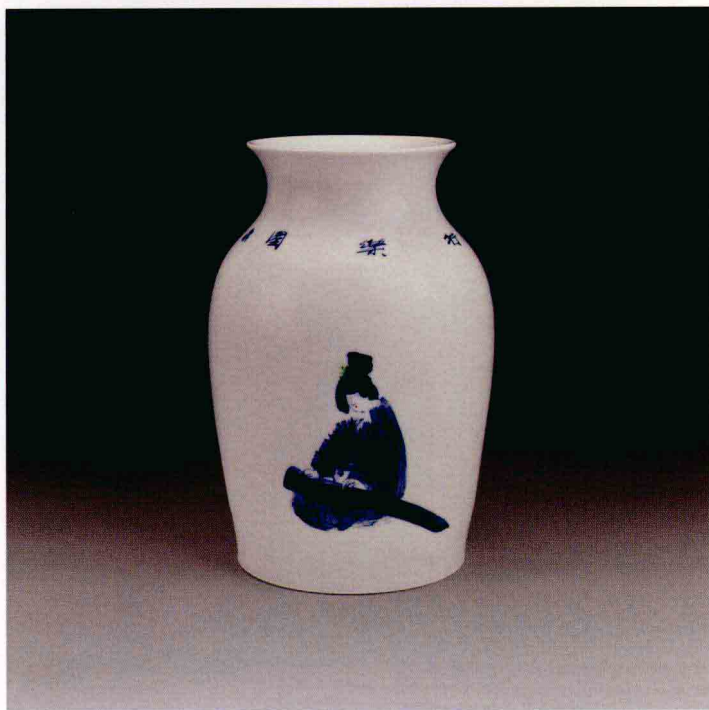
“佳境”往往于得意与失意之间，个中冷暖苦乐自知也。

会心者视余之画当不以题材论之，余尝作《游春图》，或以景为主点缀游骑者，或以游骑为主补景，或大面积留白，或以书法分割空间等手法玩味墨韵，意在营构种种春色融融之境；作《马球图》则为的是求笔墨与物形结构之和谐统一，捣墨千杵，熟中求精，熟中生变；作《昭君出塞图》则是借传统戏剧之手法求笔简意深、萧疏简淡之境；作《文姬归汉图》则如读史论经，笔情墨韵之间求严谨；作《浴马图》则如脱缰之马，然效果难料，得意之时如春歌奏鸣，简淡幽远，失意之时往往山穷水尽，片片狼藉，也有忽而峰回路转化险为夷，始见苍茫奇崛之境；作《围人牧马图》意在仿李龙眠笔意，然笔法墨趣迥异，求的是简淡高古；作《韩干画马图》，虽难于传神写照，然时出妙笔。近年尝作山水，皆是游山归来有感而记。另有两类题材则鲜为人知：“水墨人物写生”与“花鸟”。我喜欢观察周遭人物，若遇会心者尝视之良久谙于心中，然后以笔墨速写之，不拘形式、内容、主题，往往有神来之笔跃然纸上。我画“花鸟画”只是潜性玩玩，没有见过、不喜爱者不画，所以几乎都为时令写生之作，然佳趣盎然。山水花鸟人物通通包揽，可谓杂家。然绘画一事，兴趣使然，有感而发，兴之所至，兴尽则返，寄情毫端，无意于精微贵贱也。





冬瓜瓶
高32.5cm



冬瓜瓶
高31.8cm



马蹄尊
高38.5cm



梅瓶
高49cm



盘

直径31.5cm